

本文引用: 彭子怡, 张 瑶, 刘婉虹, 沈乐乐, 席建元. 《五十二病方》中皮肤疾病及其治法与药物特点探究[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5, 45(11): 2182–2187.

《五十二病方》中皮肤疾病及其治法与药物特点探究

彭子怡¹, 张 瑶¹, 刘婉虹², 沈乐乐¹, 席建元^{3*}

1. 湖南中医药大学, 湖南 长沙 410208; 2. 中山市沙溪隆都医院, 广东 中山 528471;

3.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湖南 长沙 410007

〔摘要〕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方书, 其记载的皮肤疾病及论治内容承载着秦汉时期荆楚地区的医学实践智慧, 如外敷法、热熨法等治法以及黄芩、蛇床子等药物至今仍用于皮肤疾病的治疗。本文通过筛选《五十二病方》中与皮肤相关的疾病、治法与药物, 结合特定历史背景, 总结其中治疗皮肤疾病的经验, 发现其病因、诊疗思路与荆楚地区多湿多虫的地理气候特点密切相关, 体现了中医学整体观念和天人相应等思想, 为现代临床治疗皮肤疾病提供历史依据和诊疗思路。

〔关键词〕《五十二病方》; 皮肤疾病; 马王堆医学; 整体观念; 天人相应

〔中图分类号〕R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doi:10.3969/j.issn.1674-070X.2025.11.022

Exploration of skin diseases, their treatment methods and pharma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 *Wu Shi Er Bing Fang* (Formulas for Fifty-two Diseases)

PENG Ziyi¹, ZHANG Yao¹, LIU Wanhong², SHEN Lele¹, XI Jianyuan^{3*}

1.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Hunan 410208, China; 2. Zhongshan Shaxi Longdu Hospital, Zhongshan, Guangdong 528471, China; 3. The First Hospit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Hunan 410007, China

〔Abstract〕*Wu Shi Er Bing Fang* (Formulas for Fifty-two Diseases), unearthed from Mawangdui Han Dynasty Tombs in Changsha, is the earliest extant formula book in China. The recorded contents of skin diseases and their treatment within it embody the medical practical wisdom of the Jing-Chu region during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rapeutic methods such as external application and hot medicated compress therapy, as well as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like Huangqin (*Scutellariae Radix*) and Shechuangzi (*Cnidii Fructus*), are still utilized in the treatment of skin diseases today.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s in treating skin diseases by screening skin-related diseases, treatment methods, and medicines documented in *Wu Shi Er Bing Fang* (Formulas for Fifty-two Diseases), whil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background. It is found that the etiologies and diagnostic-therapeutic approach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umid and insect-prone geographical and clima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Jing-Chu region, reflecting the holistic concept and the principle of man-nature correspondence in TCM. This provides historical evidence and diagnostic-therapeutic insights for modern clinical treatment of skin diseases.

〔Keywords〕*Wu Shi Er Bing Fang* (Formulas for Fifty-two Diseases); skin diseases; Mawangdui medicine; holistic concept; man-nature correspondence

〔收稿日期〕2024-11-19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23A0276); 湖南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创新课题(2024CX009)。

〔通信作者〕* 席建元, 男,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E-mail: Xijianyuan2010@126.com。

《五十二病方》乃出土于湖南马王堆汉墓的珍贵医籍之一,是我国已知现存最早的医学方书^[1]。该书所录五十二类病症中,以外科疾患为主体,包括皮肤科、肛肠科、男科等,其中皮肤疾病有10余种。由于古代地理环境的独特性、文化背景的差异性,《五十二病方》对于疾病的认知理念、治疗方法以及方剂配伍,均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因而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近年来,众多学者围绕《五十二病方》从多维度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文字的考释与校勘,如罗宝珍等^[2]对秦汉出土及传世文献中的皮肤疾病名“疥”“瘙”“痂”进行考释。二是诊疗思路解析,如周德生等^[3]指出《五十二病方》已经具备理法方药体系的基本框架,蕴含了中医辨证论治的思维雏形。三是对特定疾病、治法、药物等进行溯源与梳理,如周蓉娴等^[4]整理了《五十二病方》和历代医家对“般(癰)”的认识;魏一苇等^[5]对马王堆医书中灸法相关内容进行了梳理,发现在《五十二病方》中灸法被运用于治疗皮肤疾病。《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则全面整理了已出土的马王堆简帛文献,对其中文字进行严谨考校并深入阐释其含义,为《五十二病方》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然而,现有文献报道对于皮肤疾病的治疗思想及用药特点缺乏系统性探讨,尤其忽视了荆楚地区人文地理特征与皮肤疾病方剂组方特点之间的潜在联系。故本文旨在深入探讨《五十二病方》中的皮肤疾病及其治法和药物,结合秦汉时期荆楚地区人文地理特征,总结其独特的治疗方法和用药特点,为现代医学研究皮肤疾病提供历史借鉴。

1 《五十二病方》中对皮肤疾病的认识

《五十二病方》中涉及多种皮肤疾病,绝大多数在篇次中直接提及,包括巢者、夕下、疣、白处、大带、□烂者、痂、痈、皰、干骚、疔、马疣、癰病等。书中对这些疾病并未进行明确定义,但通过深入挖掘古代医学文献寻找线索进行推断,对上述疾病进行定义和描述。

1.1 巢者,夕下

巢者、夕下均为腋部疾病。《马王堆古医书考释·五十二病方·巢者》中认为,“巢”疑通假为“臊”。文中“主冥冥人星”中的“星”疑解读为“腥”,故巢者应该是指体臭等一类疾病。《五十二病方》中记载“取牛脰、

乌喙、桂、治等,殽□熏以□病”治疗巢者,是指以牛肉、乌头、肉桂研末混合,将其点燃烟熏腋部。在后代医书中亦有用类似药物治疗腋臭者。如《肘后备急方·治面疱发秃身臭心忪鄙丑方》中记载:“取牛脂、胡粉,合椒,以涂腋下,一宿即愈。”《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伍)·五十二病方》认为,夕下中的“夕”指“腋”,此病指腋部溃疡,与巢者部位相同。荆楚地区气候湿热,腋下皮肤薄嫩,多汗潮湿,湿热邪气易积聚成痈肿,破溃后形成溃疡。《五十二病方》中治疗夕下记载:“以黄芩,黄芩长三寸,合庐大如□,□豆三十去皮而并治,捣而煮之,令沸,而潜去其滓,即以其汁淒夕下。”“合庐”指“对庐”。《名医别录·对庐》认为其“主治疥,诸久疮三一不瘳,生死肌,除大热,煮洗之”,与前文提到的用法一致。而黄芩亦有清热燥湿之效,两者相伍,可清热燥湿生肌,与腋部溃疡的病因病机相印证。

1.2 疣,马疣

疣、马疣病名均有“疣”字,均与体表赘生物疣相关。《说文解字·肉部》载:“疣,赘也。”《五十二病方》对前者的形态特征未进行具体描述,但在治疗时多次提及烧灼、摩擦等外治法,如“取敝蒲席若藉之弱,绳之,即燔其末,以灸疣末,热即拔疣而去”“磨疣内壁二七”“以葵茎摩疣二七”等。而描述后者时明确指出“其末大本小”,可见两者虽均为疣,但前者的范围较大,可能包括马疣和一些凸出皮面的皮肤赘生物;而马疣描述更具体,为头大根小的皮肤赘生物或丝状疣等。

1.3 白处

《五十二病方》载“白处者,白毋腠”,指皮肤变成白色看不出纹理。书中记载治疗白处多采用外治法,如“厚敝肉……热弗能支而止”“已傅药,即饮善酒,极厌而止,即灸矣”“以蚤挈尻令赤”,即外敷法、灸法、搔爬术等。现代中医根据白癜风气血失和、脉络瘀阻的病机特点,常用中药热敷、热灸、火针、拔罐等外治法^[6],与《五十二病方》中的外治法均具有温热、活血化瘀之效。据此推测此病对应现代医学的色素脱失性皮肤病,如白癜风、白斑等。

1.4 大带

古病名,现义不详,《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伍)·五十二病方》推测其为缠带风一类疾病。

1.5 □烂者

此病在现代可归属于体表溃疡性疾病范畴,《左

传·定公三年》注“火伤曰烂”,故也有学者认为,此病可能为烧伤一类的疾病。由《五十二病方》中“热者,由曰……”“……傅之,不痛,不癢”“浴汤热者”“以汤大热者”“癢者……”可知,此病过程中伴有发热、疼痛、癢痕等症状体征。其治疗药物如鸡卵、兔毛灰在后世医书中被认为有治疗热火疮、灸疮不愈等功效,而水银、朱砂能去腐生肌,在红升丹、白降丹等中医外科去腐生肌药中常见^[7],故此病为烧伤的可能性大。

1.6 痂

“痂”字在古代典籍中有双重含义,一指疥癣类皮肤疾病,《说文·广部》大徐本记载“痂,疥也”。《五十二病方》中治疗本病使用雄黄、乌头、藜芦、苦瓠瓣等杀虫止痒类药物,均与此义相符。故书中此病应引用此义。但书中根据其具体症状,又分为濡痂、产痂、干痂 3 种,此为“痂”的另一含义,即指疮面愈合过程中所形成的痂壳,这一解释在后世的医学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沿用。

1.7 痈

《说文·广部》段注本曰:“癰者,腫也。”现代中医学中,“痈”指气血为邪毒壅塞不通而发生的化脓性疾病^[8],与《五十二病方》中含义相近。《五十二病方》中根据发病部位不同,分为“痈首”“身有痈者”“颐痈”,分别指发于头面、躯干和颊腮或下颌部的痈肿。

1.8 皰

《说文·漆部》曰:“皰,漆也。”《马王堆古医书考释·五十二病方·皰》认为该病指漆疮,由于漆树、漆液过敏所致。《五十二病方》中提到“以漆弓矢”“漆兵甲”也可证实此为漆液。《诸病源候论·漆疮候》云“漆有毒,人有禀性畏漆,但见漆便中其毒,喜面痒……面为起肿,绕眼微赤”,描述了漆过敏后的症状,现代医学将其归为“过敏性皮炎”“接触性皮炎”的范畴。

1.9 干痒

“痒”通“瘙”,“瘙”字古义与疥相通,《说文·广部》曰:“疥,瘙也”,此篇后文提到“以傅疥而炙之”“疥已”。《诸病源候论·干疥候》记载:“干疥但痒,搔之皮起,作干痂。”故干痒即为干疥,表现为皮肤干痒,伴有脱屑一类的皮肤疾病。且此病诸方中,多掺有油脂,具有增强润泽、保湿的效果。干痒方中提到“溃其灌,抚以布,令毋汁而傅之”,可知此病伴有溃烂、渗液等症状。

1.10 疔

“疔”泛指疮疡,《五十二病方》关于疔病记载包

括身疔、久疔、山中出疔、露疔和冻疮在内 5 种。身疔“疔毋名而痒”,是指身上有瘙痒症状但没有特定病名的疮疡。久疔则有二义,一为慢性疮疡,另有认为“久疔”即“灸疔”,是因灸疗导致的灼伤。关于山中出疔的描述较少,仅可知其“如牛目”。在汉代简帛《脉书》中记载:“四节疔如牛目,麋突,为病。”据此推测山中出疔与四节疔两病可能相关。《五十二病方》关于露疔仅记载了其治法:“燔饭焦,治,以久膏和傅。”但在《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伍)》中记载《脉书》中关于露疔的内容:“在胫,其疔就就然,为露。”胫,指膝以下小腿的上段,故推测露疔可能指小腿上段的疮疡。《五十二病方》载“瘡先以黍潘熟洗瘡……虽久瘡,汁尽,即可瘳矣”,提出治疗瘡采取热熨的方法,如“蒸冻土,以熨之”“践而瘡者,燔地穿而入足……若蒸葱熨之”。《诸病源候论·冻烂肿疮候》云:“触冒风雪,寒毒之气,伤于肌肤,血气壅涩,因即瘡冻。”由此可知瘡即冻疮。

1.11 癰病

《五十二病方》云“癰者,痈痛而溃”,即此病有痈肿、疼痛和溃烂的症状。书中又云“癰者有牝、牡。牡高肤,牝有孔”,指出癰又分为两种:牡表现为高出皮肤表面,牝表现为有凹陷的孔道。《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伍)·五十二病方》认为,癰病是指瘰疬一类疾病。龙荣芬等^[9]认为,癰病是指一种类似烂疮的皮肤疱性脓疮。中医学中“有头疽”初为弥漫性浸润性紫红斑,表面紧张发亮,触痛明显,溃后可见溃疡和窦道形成^[10]。结合癰病“痈而溃”的特点,推测其可能与“有头疽”为同一类疾病。

综上所述,古代医家对于皮肤疾病多依据其外在形态、颜色变化、病因特性及病位所在等方面进行命名,如“大带”“白处”“皰”“夕下”。皮肤疾病病种繁多且存在同名异病和同病异名等现象,这些病名可直观反映疾病特征,便于古代医家进行临床诊断与经验传承。这些疾病的病因多涉及外感邪气、外伤、特殊毒气等,可能与古人生产、生活方式较为原始和艰苦,常需进行狩猎、农耕、战争等活动,但保护措施较为简陋有关。且古代居住环境简陋,皮肤直接暴露在外,易受外界环境影响,如受寒气侵袭所致的冻疮、接触漆树导致皮肤过敏等。此外,《五十二病方》中对疾病及其治法的描述蕴含整体观念,如在治疗皮肤疾病时将外界环境因素与病人症状相结合等,对现代皮肤科临床实践中对于整体治疗观念的运用具有启示意义。

2 《五十二病方》中皮肤疾病的治法

2.1 外治法

《五十二病方》中记载了诸多外科疾病及其治疗方法,其中大量外治法沿用至今,尤其在皮肤疾病的治疗中展现出显著疗效。书中针对皮肤疾病所采用的外治法,涵盖了烟熏疗法、外敷法、摩擦法、热熨法、搔爬术、外洗法、结扎法、灸法等多种手段。

2.1.1 烟熏疗法 烟熏疗法,是将各类草药、原药研成粗末,利用其不完全燃烧产生的烟气对患者部位进行熏蒸,借助热力和药力双重作用治疗疾病的方法^[1]。《五十二病方》有云:“取牛脬、乌喙、桂、冶等,湑口,熏以口病。”张仲景在《金匱要略》中也记载了采用雄黄烟熏之法以疗狐惑病之蚀于肛者。目前,临床使用烟熏疗法治疗湿疹、银屑病、荨麻疹、足癣、带状疱疹等多种皮肤疾病^[2]。现代医家在此基础上不断精进,赵炳南先生设计了熏药椅,极大程度地提升了烟熏疗法的安全性及便捷性^[3]。

2.1.2 外敷法 外敷法,也可称作贴敷法,《五十二病方》中“傅”“封”“涂”均可归为此法。书中关于痈病的记载“治乌喙,炙羊脂并,热敷之”“膳以醯,封而炙之”,关于大带病的记载“以清煮胶,以涂之”。三者虽均使用药物外敷,但其具体操作各有侧重。“治乌喙,炙羊脂并,热敷之”是将烤热的脂膏趁热外敷,“封而炙之”是先敷药后再进行加温,“以涂之”则是简单的涂覆。这些疗法结合加热等辅助手段,旨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与药物的透皮吸收,从而增强治疗效果。现代医学在充分吸取古代经验的基础上,使外敷疗法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用于治疗湿疹、痤疮、溃疡、瘢痕等疾患。

2.1.3 摩擦法 摩擦法,是通过摩擦患处而达到治疗目的,《五十二病方》中详细记载了多种运用药物或借助器物进行摩擦的方法。如关于夕下病记载“即以其汁淒夕下”是借助药液在患处进行摩擦;在疣病中记载“葵茎磨疣二七”即以东葵的枝干来摩擦,“磨疣内壁二七”即借助寝室的后墙摩擦疣的局部,均体现了摩擦疗法的灵活应用与独特疗效。

2.1.4 热熨法 热熨法是把加热后的药物外敷于患处,借助药物的温热之力,以达到温经散寒、活血化瘀的治疗目的。《五十二病方》中治疗冻疮多使用此法,如“蒸冻土,以熨之”“若蒸葱熨之”。现代临床实践对热熨法的理解运用更加广泛,除用于治疗由寒

邪引起的皮肤疾病外,还治疗因气滞血瘀所致的慢性、硬化性皮肤病^[13-14]。

2.1.5 搔爬术 搔爬术是通过刮擦病变部位,从而清除病变组织,促进新生组织生长的一种外治法,有去腐生新之意。《五十二病方》如白处病中提到“以搔契尻令赤”,即搔扒皮肤表面至其充血。现代医学中,搔爬术多用于治疗具有难以愈合的疮面、空腔或孔道阻塞等情况,如慢性溃疡、肉芽肿性乳腺炎、肛瘘等^[15]。

2.1.6 外洗法 外洗法,又称浸渍法,是一种将温热药液、酒、水等液体直接淋洗、浸泡或湿敷于患处的方法,有宣通行表、发散邪气之效。《五十二病方》中“酒”即为外洗之意,指用多种液体外洗皮肤的方法。王玉玺用中药外洗治疗不同证型的银屑病^[16],谭新华运用浸渍法治疗包皮龟头炎、早泄等男科疾病^[17],范瑞强通过中药外洗、外敷、浸泡等中药外洗法治疗感染性、瘙痒性皮肤病^[18];印证了现代医学中外洗法具有软化表皮角质层,减轻局部炎症,增强药物渗透性,同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的多重作用。

2.1.7 结扎法 结扎法是通过在病变部位与正常组织间用线结扎的方式,促使患部经络阻塞、气血不通,从而使结扎上部病变组织失去营养并逐渐坏死脱落的一种治疗方式。此法操作简便,创伤微小,对于部分出血性疾病,还可达到止血的目的。《五十二病方》中关于马疔的疾病记载“绳之以坚结□□手结□□□□疣去矣”,描述了运用结扎法进行治疗。现代中医外科运用结扎法治疗瘤、赘疣、息肉等多种疾病。

2.1.8 灸法 灸法是借助药物燃烧时释放的药力与热力,深入患处,发挥温阳祛寒、活血化瘀、疏通经络等功效。《五十二病方》中关于疣、干痒、久疔等病均有论述,且多采用直接灸法,并辅以饮酒以增强疗效。随着后世医家对灸法不断丰富和拓展,衍生出隔物灸等间接灸的方法,广泛运用于临床多种疾病的治疗中。

上述多种方法经过后世医家的研究和改进,在临床实践中得到广泛使用。这不仅是对古代医家智慧的传承与发展,也是对其实践经验的肯定。此外,这些方法中多数都具有温阳散寒、活血化瘀等功效。这可能与湘楚之地多阴雨寒湿的气候特征有关,反映荆楚地区独特地理气候对古代医学实践产生的深远影响,赋予中医鲜明的地域特色与深厚的文化底蕴。

2.2 内治法

内治法是中医治疗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主要是通过内服药物的方式进行治疗。《五十二病方》中针对皮肤疾病的内治方剂记载相对较少,且运用的药物种类也较为简单。然而,其治疗中的药物配伍反映出当时医家对皮肤疾病病因病机的认识,通过辨证论治选用合适的内服药物干预^[9]。尽管这些方剂没有具体名称,但其剂型丰富多样,包含汤剂、丸剂、散剂、酒剂等,进一步丰富了内治法的治疗手段。此外,当时的医者对于药物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也形成了一定的认识。例如,书中关于干痒的治疗记载“……夕毋食,饮”,即药酒需在晚餐前饮用。这些用药细节的记载,为后世医学实践提供宝贵的指导与借鉴。

2.3 祝由法

祝由术是古代朴素的精神疗法,而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祝由术逐渐被归为巫术一类。马王堆医学根植于楚文化沃土之中,不仅反映楚地医学的独有特点,亦展现出秦楚文化交流融合的印迹^[20]。祝由术中“顺天时、择方位”的原则,实质暗含“天人相应”的思想雏形,为后世医学中“三因制宜”等治则的形成提供实践参照。楚越南方文化中,曾盛行巫鬼信仰^[21]。在这一背景下,《五十二病方》中记载了 10 余首祝由方应用于皮肤疾病的治疗,尤其在治疗疣病时,详细描述了 6 种不同的祝由法。但总体而言,祝由术所占比例相对较小,侧面印证鬼神巫术在当时的医学实践中的确曾产生过一定影响。随着医学认知不断深化与拓展,人们对疾病本质的理解持续深入,祝由术逐渐淡出主流医学的视野,不再作为常规医疗手段被广泛应用。

3 《五十二病方》中治疗皮肤疾病的药物

湖湘地区地形复杂多样,囊括了洞庭湖平原、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以及丘陵山地,自然资源丰富,尤其是在动植物种类与矿物资源方面,为医者“因地制宜”的治疗原则提供得天独厚的物质基础。《五十二病方》虽载方不多,但其使用的药物种类纷繁复杂,涉及植物、动物、金属矿石类和器物等类。这些药物的功效特性、性味归经以及方剂配伍原则,反映出楚地医家对于皮肤疾病病因病机的独到见解。通过对《五十二病方》中药物运用的研究,不仅能窥探当时医家对于皮肤疾病本质的认识水平,还丰富了中医

临床用药的理论体系,为后世中医临床用药提供了宝贵参考和启示。

3.1 植物药

《五十二病方》中所载植物药种类不多,但治疗皮肤疾病的方中记载了大量辛温药物,如乌头、肉桂、干姜、蜀椒、吴茱萸、甘草、柴胡、白附子等,主要用于治疗痈、痂、干痒、久疔等病,间接体现了当时医者多将上述皮肤疾病病因归于寒邪侵袭或湿邪蕴结,从而强调以辛温之品发散寒湿。书中记载藜芦、黄芩、蛇床子等药物,具有清热解毒、杀虫止痒及疗疮消肿等功效。在现代中医临床实践中,这些药物的功效依然得到广泛认可与应用,继续在治疗皮肤疾病方面发挥着其独特的治疗作用。此外,湖南三面环山、中部低平,适合农作物生长,有“鱼米之乡”之称,书中大量使用了粮食入药,如菱角、茯苓、大豆、黍米、谷芽等,均有健运脾胃之功,亦大量使用醋、酒等粮食制品作为辅料。

3.2 动物药

除了运用多种植物入药,《五十二病方》中记载了人部药、兽类药、禽类药、鱼类药、虫类药等大量动物药。除本身功效外,部分动物药物还兼具辅型作用。如“以乳汁和”是以人乳汁入药;“炙牛肉,以久脂涂其上”是指烤炙牛肉,将牛肉中烤化的油脂涂在疮面上;“以免产脑涂之”是把新鲜的兔脑捣烂直接外敷治疗冻疮。书中关于治疗白处记载“取丹砂与鳢鱼血”;治疗痂病记载“财治藜芦,以蜂子弃和之”是将藜芦研末,与蜂卵掺和共用。虽然上述动物药的使用方法和适应证多样,但仍然较为原始,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分析,在治疗皮肤疾病时可能增加伤口感染的风险,从而加剧病情。然而,这些实践依然为现代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经验,揭示了古代医家对动物药有着较为全面的认识和使用,反映了其在药物探索与应用方面的早期尝试与积累。

3.3 金属矿石类

《五十二病方》中治疗皮肤疾病的金属矿石类药物主要包括朱砂、雄黄、水银、礞石。在治疗白处时,使用朱砂在局部病灶上搔爬。从现代医学角度分析,朱砂有较好的抑菌作用,但朱砂具有毒性,因此外用时应避免将其敷在皮肤破损处。雄黄的使用见于干痒和痂病中,其味辛、性温,有毒,有杀虫解毒之功,多用于治疗痈疽疔疮、疥癣等疾病。水银的使用则更加广泛,见于溃烂、痂、痈、干痒等病,但书中所载

多以外用为主,《神农本草经·中经》认为其主疥、癩、痂、白秃。礞石为硫砒化铁之矿石,有剧毒,其味辛,性大热,礞石具有消冷积、祛寒湿、蚀恶肉、杀虫的功效,常用于治疗骚、痂、久疔等病。上述药物虽在古代医学中展现出一定的治疗效果,但鉴于药物毒性作用,现代医学已对其使用持谨慎态度,并倾向于采用更安全、有效的替代药物及治疗方法。

3.4 器物类

在古代,由于医疗条件和科学知识有限,人们尝试使用女子月经布、簸箕、放置多年的稻草、牲畜圈里的泥土、旧蒲席等多种物品来治疗皮肤疾病。其中蒲席、蒲草等江南特产,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五十二病方》中载有7处以女子月经布入药,经过浸泡、燔烧等处理,将女子月经布视为药材,既反映当时医者仍有鬼神致病的观念,也与楚人注重养阴文化和将女体看作补阴扶阳之物的观念相合^[22]。尽管现代医学认为其存在诸多卫生和安全隐患,但却是古代医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实践探索而总结出的独特经验。

4 结语

《五十二病方》填补了早期医学空白,其中构建的皮肤疾病诊疗体系,本质上是秦汉时期荆楚地域文化基因与早期医学经验相交融的产物。这一体系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历史条件、认知及生产力水平的影响,因而存在一定局限性。然而,正是楚地独特的文化,加之多湿、多虫的地理环境及洞庭流域丰富的动植物资源,造就《五十二病方》在皮肤疾病病因病机和治法方药的独特认知与应用。《五十二病方》中关于皮肤疾病的论述,历经千年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价值与研究潜力,不仅是现代医学研究皮肤疾病不可或缺的历史资源,更为皮肤病学的理论升华与临床实践提供了宝贵启示,对推动皮肤病学发展与临床进步具有深远影响。同时,其所体现的“整体观念”和“天人相应”等思想,也为整个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本文对马王堆出土简帛医书中的不能释出的字,照古原文用“□”表示。

参考文献

[1] 杨张琪,张尚华,冯 岚,等.《五十二病方》“痒”病考及其在肝

肠良性疾病术后尿滞留中的应用价值研究[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5, 45(7): 1363-1367.

[2] 罗宝珍,刘庆宇.秦汉皮肤病名疥、瘙、痂词义演变考[J]. 中医文献杂志, 2021, 39(6): 1-4, 18.

[3] 周德生,颜思阳,周达宇,等.《五十二病方》方剂与病类及病症相对应的思维特征解析[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4, 44(1): 148-152.

[4] 周蓉娴,田 毅,杨志波,等.《五十二病方》和历代医家对“般(癰)”的认识及当代价值研究[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4, 44(12): 2315-2319.

[5] 魏一苇,葛晓舒,陈小平,等.马王堆医书中灸法学术特色探析[J]. 中医杂志, 2024, 65(16): 1639-1645.

[6] 王远红,刘金涛,杨 锐,等.中医外治法在白癜风治疗中的应用[J]. 辽宁中医杂志, 2023, 50(11): 246-249.

[7] 杨菁菁,杨 宇,甘青霞,等.中药红升丹的古今文献分析与关键信息考证[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2025, 31(22): 201-211.

[8] 秦田雨,马师雷,贺 娟.《黄帝内经》痈肿病机辨析[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1, 44(11): 982-986.

[9] 龙荣芬,周祖亮,李娜娜.简帛医书所载皮肤病及治疗方法探略[J].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4, 48(1): 112-116.

[10] 宋慧泽,卢旭亚.有头疽的再认识[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23, 29(6): 879-882.

[11] 冯健清,茅贝珍.燕京赵氏烟熏疗法治疗皮肤病临床应用概述[J]. 实用中医药杂志, 2021, 37(3): 481-483.

[12] 白天森,罗小军.中医熏药疗法在皮肤病中临床应用概述[J]. 新疆中医药, 2019, 37(6): 131-134.

[13] 张 榜,崔公让.崔公让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经验介绍[J]. 新中医, 2021, 53(6): 199-201.

[14] 郑 胜,陈若玺,黄 蓉,等.蛇床汤热熨法治疗血虚风燥型慢性湿疹 50 例[J]. 福建中医药, 2020, 51(2): 78-80.

[15] 伍玉蓉,薛 星,邹 茜,等.刘丽芳基于浊毒理论外治肉芽肿性乳腺炎[J]. 中医药临床杂志, 2025, 37(8): 1551-1554.

[16] 许 可,杨素清,袁 锐.王玉玺运用中药外洗治疗银屑病经验[J]. 中医药导报, 2022, 28(9): 150-153.

[17] 李波男,孙天松,周 兴,等.谭新华运用中医外治法治疗男科疾病验案举隅[J]. 中国性科学, 2024, 33(4): 136-140.

[18] 梁家芬,郑伟娟,袁娟娜,等.范瑞强运用中医外治法治疗皮肤病经验[J].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1, 38(9): 1990-1993.

[19] 周德生,卢圣花,周达宇,等.《五十二病方》的临床思维探讨[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3, 43(7): 1245-1252.

[20] 高 静.祝由术之沿革与应用探析[J]. 中医文献杂志, 2021, 39(1): 29-30, 53.

[21] 葛晓舒,魏一苇,周 曦,等.马王堆医书中的地域文化特色[J]. 中医药导报, 2022, 28(2): 219-222.

[22] 赵诗琪,陈 芳.马王堆汉墓简帛文献所见“女子布”入药现象研究[J]. 民俗研究, 2023(5): 93-100, 159.

(本文编辑 田梦妍)